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毗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

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牀，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牀。

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殷勤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者所問：「何無侍者？」一

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

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

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

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

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

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

以己之疾，愍於彼疾。

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

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

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

云何為離？離我、我所；

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

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

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

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

何所攀緣？謂之三界；

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

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

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

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

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

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

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

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

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眾德本，

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

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

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

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

在於生死，不為汙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

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

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是菩薩行；

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

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

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

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

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

雖行於空，而殖眾德本，是菩薩行；

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

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
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雖行六波羅蜜，而後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
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
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
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
雖行四念處，而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
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
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
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
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
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
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

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
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
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
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
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

「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牀座耶？」

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牀座。」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

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

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

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

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

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

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

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

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

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

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

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

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

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

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

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升。」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

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鼃鼃，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

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徧示一切，而不動本處。

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

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燒。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聖

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

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

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磈磈、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
 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
 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
 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
 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
 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
 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
 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所見已寤，
 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

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
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
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
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
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
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
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
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
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

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
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
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
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
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

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何謂為喜？」

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

答曰：「所作福祐，無所希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

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舍利弗默然不答。

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

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離、怒、癡性，即是解脫。」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

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

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及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弦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

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

「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

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

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

示行貪欲，離諸染著；

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礙；

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

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

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

示行瞋恚，而常慈忍；

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

示行亂意，而常念定；

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

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

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樑；

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

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

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

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

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

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

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

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

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
示有妻妾、綵女，而常樂遠離五欲淤泥；
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
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
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
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
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曰：「何謂也？」

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嘆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 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眾妓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 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 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 大乘以為車 調御以一心 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 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 深心為華鬘
 富有七財寶 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 迴向為大利

四禪為牀座 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 以為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 戒品為塗香
 摧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踰 降服四種魔 勝旛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 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 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 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 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 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 教化於羣生
 諸有眾生類 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 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 成就諸羣生 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 天地皆洞然 眾生有常想 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 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 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咒術 工巧諸技藝 盡現行此事 饒益諸羣生
 世間眾道法 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 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 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 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 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 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饑饉 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 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 為之起慈悲 化彼諸眾生 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 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 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 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於彼 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 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 為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 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憤亂 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 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姪女 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 後令入佛智
或為邑中主 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 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 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 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 為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 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 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婬欲 為五通僊人 開導諸羣生 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 現為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 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 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 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 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 於無數億劫 讚歎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癡冥無智者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眇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通

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

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業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

、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

「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